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聞 第十九回 皮奉山改姓 潘彩臣邀賭

詩曰：逢人不可把嘴誇，聞名財主一生涯。

勒逼改姓來聚賭，拈過子碼打頭家。

話說皮奉山到了第二日，有吳四癩子前來敘賭去。皮五爺叫：「奶奶弄飯吃！」吃畢，摔了兩弔錢，一直正走，只見陶口兀子家裡有人哭聲，淒慘切耳，聽見陶老太太要一掛。五爺聽見，用手敲門，問：「老太可在家？」陶老太開門，說：「五爺，我家兒子去年三十晚收在班房裡去，未曾放了回來。可憐家內柴米全無，正在塊尋短見。」

五爺一聽，鬥發善心，把兩弔錢丟下來。五爺轉身家去，細細告訴奶奶一席話，奶奶說：「這也是好事！」就在家中用過中飯，外面隨便小賭，皆是五爺得利。

過了數天，陶口兀子家來。老太將皮五爺丟了兩弔錢他家與他用，陶口兀子也就感激五爺恩情。到了次日，陶口兀子到了五爺家裡謝謝，隨即就同五爺回來。陶口兀子邀眾匪友家來，同五爺賭錢，就賭了一天，五爺就贏了三四十兩銀子，還有兩包衣服，都是這些賭友三十晚、初一早帶來的東西，都孝敬了五爺的。

有三更，五爺摔了兩個包袱，腰內又帶了銀子，他直奔家來。一到門口，叫：「奶奶！」把蘆巴門一開，到了裡面，將銀子用黃罐子盛了，叫奶奶收好了，恐人眼眶子淺，君子防未然。

五爺次日清晨，用黃泥將蘆巴有縫地方泥起，泥緊了，絲毫無縫。五爺說：「夜裡有人來挖洞，要睡醒些。」再講五奶奶同五爺談心，五爺說：「奶奶，你在我家也沒有過了一天好日子。奶奶，我昨日贏了兩包衣裳，還有首飾。奶奶這件裙子穿起來，這件大棉襖穿起來，這付手鐲戴起來，這付大鐲戴起來。」各樣衣服首飾，五爺叫奶奶都戴起來。五爺說：「奶奶，你我此刻有時運，穿些戴些罷了。」奶奶穿得猶如胖婁子一樣，手上猶如戴了刑具一樣，叮噹叮噹響。

再講五爺連贏了這幾天銀子、衣裳，一連十數天，連蘆巴門都不出，他恐怕出來惹禍。那一日，奶奶說：「五爺，你還到街上走走，找找賭。」「奶奶，錢是你的命，我的運。奶奶，那見人家賭錢發了大財的？奶奶，你去年說的話似刮了一陣大風。奶奶，你今年說的話真是金石之言。奶奶呀，我們弄飯吃罷！」吃口茶，淨淨手，他無事，來到門口站站。下午時，他又來家中坐下，連日酒一概都不大狼吃了。

次日早間，他又踱，踱到了大街上四岔路口。此刻，五爺不是從前麻布褲頭兒，身上已有一件布直身，鞋襪倒也乾乾淨淨。他來到四岔路口，瞧見一位老爹，姓潘，名彩臣，是定遠縣一個老翁，千伶百巧，為人慣走衙門。一個極停當的挑工，眾人起了一個插號叫笑面虎的。潘彩臣他頭戴方巾，身穿闊服，他正在塊稱魚，手內揀那爛椽子的在塊換。五爺走到了他背後站定，等他把魚稱完了，叫了一聲：「二老爹！」二老爹轉過身看見，叫聲：「老五呀！我時常在人面前說不徠你，倒有好一向時不見你，又聞得你如今變了塊金子了？你如今可賭賭麼？」

二老爹要看人色才賭哩。二老爹同五爺談心，賣魚的就送家去。

再言潘彩臣細問五爺賭錢，「聞得你贏了幾千兩銀子了？」

「二老爹，我不瞞你說。我去年帶了你家姪媳婦到了徽州去，我見了我家二家伯。二家伯說：『奉山，你家父親在日，掙了有萬金事業，被你這畜生敗掉了，如今回來做甚麼？』要邀同族長把我攆出去。大虧你家姪媳討情，到祠堂裡打了我十扁擔，說：『奉山，我為頭，把公項發出來一萬餘兩。』說：『奉山，你把這銀子帶了去，做個生意，向上要緊。』於是我把你家姪媳婦仍帶了來家。」

再言潘彩臣，他聽見皮五爺如此銀子，發了財，要勾他去賭。說：「老五呀！你沒事到我家裡去小賭吧。」五爺說：「今日還有點小事，改日罷！」二老爹相應：「明日罷，不妨！老五呀，沒得不相干的人，總是些客人，不過一千兩一個小小賭局。五爺，你若來，我明日就備堂食；你不來，我就不備了。」

五爺說：「明日准來的！」二人告辭，各散。

再講潘二老爹家來，問魚可曾送了來，奶奶說：「送來了！」

二老爹坐下告訴二奶奶：「有一個人，如今發了大財了，又尋了一所大呆的房子。」二奶奶問：「那一個？」老爹說：「叫做皮五癩子！」怎麼上徽州，怎麼發公項，怎麼遇見我，勾他明日前來賭錢。

再講五爺回去，把遇見潘彩臣一番告訴五奶奶：「明日潘彩臣邀我去賭，以後我就戒賭了！奶奶，他們都是有錢的人，每人帶一千兩銀子前來賭錢。」奶奶說：「五爺，你總共贏了四百多銀子，一時若輸的了，豈不哭窮了？你老實些，不用去賭吧！」五爺說：「奶奶，你好呆！我明日只帶五十兩銀子前去，若是贏了便罷，若我輸的了，我就把骰盆子拿起來，開一個堂，同他們扳到定遠，打一場官司，我本不設！」

再言潘二老爹把小喜叫到套房裡，教他的話：「你到行德典請汪朝奉，說二老爹致意汪朝奉，有一位廣東的大財主，叫做張五太爺，有幾百萬金事業，住了有一百多進房子，上下轎夫、打雜的、跟班的，有二三百個。」到了行德典，小喜將此話望汪朝奉說，汪朝奉正有人在塊噹噹，單馬一件，當錢半。

汪朝奉說：「老喜呀！」「老爹致意，明日請過去賭錢。」汪朝奉道：「一定准來！」

他又到皮貨店，請了姚相公。姚相公說：「我兄弟又回山西去，你，你家二老爹又結交一位廣東的大財主了？」又到興隆鞋襪店請了王相公，後又到了磨坊請了方老爹，又到開油坊的請了胡四老爹，又到開碾坊的請了徐二爺。小喜子一總請了，回來，復請開錢店董五老爹，家來告訴一遍。

二老爹打發人叫廚子，喊茶酒，中兩桌，中上要六碗頭燒肉，煎魚蝦，元掌蛋，燒黃芽菜，煨雞，四小菜。晚上七盤十六碟，要魚翅、海參、蛭蟲乾、火肘、燉鴨、螃蟹、炒素面、河吞魚。碟子要火腿、板甲、搶蝦、鹽蛋、瓜米、花米、榛仁、核桃、炒蹄筋、炒雜拌、炒腰子、炒甲舌。四小菜，四點心，兩米，兩面，不提。

二老爹在家忙亂了一天，次日大賭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